

中国新锐作家当代文学典藏：小说卷



走过 草原

李莉/著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走过草原

李莉 著

ZOUGUO
CAOYUAN

下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

38. 革命友谊

“白书记，您找我。”

“来来，心池。”白书记热情招呼着。

“心池，交给你一个工作，大队决定让你担任小卖部经理。”

“什么，经理？”

“让你卖货。”

“我卖货？我可不会。”

“前段时间放牛，很好，大队挺满意。你体质比较弱，大队照顾你。就那么一点货，付钱，给货，非常简单。扎木苏继续进货，你只管卖，希望你们配合好，有什么问题吗？”白书记看着徐心池那付充满疑惑的面孔。

“可我没底。”

“这没关系，你可以先和扎木苏沟通一下，增进了解，他会帮助你的。”

“我几乎没和他说过话。”

“人不接触怎么了解呢？他人很好，相信你们俩会干好的。如果没有意见，晚上社员大会宣布，明天你就上任。”

晚上社员大会，白书记作了有关抓革命、促生产的讲话，最后说道：“为了能够满足社员生活需要，我们决定扩充一下小卖点，多进一些货物，把徐心池同学给扎木苏。”

“嘻嘻，徐心池给扎木苏，那扎木苏的爱人怎么办？”杨涛小声说。

“你别咬文嚼字好不好，真是无孔不入。”刘爱武不满地瞪了他一眼。听到议论，徐心池红着脸低下了头。“你看人家都不好意思了。”

“哎，我说个笑话嘛。这白书记说话也有走调的时候。”

“你能不能少说一句。”

徐心池走马上任，当上小卖点售货员。她将十平米的小卖点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将货物名称、价格用标签标好，放在货前。她心里想，“既然领导照顾自

己，自己就应该把这项工作做好。”

“得！”门开了，一位老人走了进来。

“脑勒布大爷，您买什么？”

“达木嘎（烟）。”

“噢，您要多少？”老人伸出一个手指。

“一斤对吗？”老人点了点头。徐心池拿起称，为他称了一斤烟叶，用纸包好。老人掏出了钱。

“找您二角，您装好。”老人拿着烟迈着蹒跚的步子走了。

今天小卖点进了一批货。徐心池从扎木苏手中一一接过纸货箱。

“毛头纸一箱，笔记本一箱……糖果一箱。”徐心池接过最后的纸箱。一股久违的糖果味沁入心脾，“真诱人啊！”她打开账本将进货一一登记入册。忙完后，她打开纸箱，准备先给自己称上一斤糖果。正在这时候，外面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，牧民们得知消息，蜂拥进了小卖部。“糖，我要。”

“我要，我要。”

“我要，五毛钱的要。”

“先给我，先我要。”不会说汉语的，伸出手含混不清地比划着。

“这是我的，我的这个。”

“大家别急，一个一个来。”徐心池一边称着，一边和蔼地说着。当为巴拉根称完最后的几块糖果时，她终于舒了一口气，总算安静下来了。她擦了擦脸上的汗水，将刘海往后拢了一下。忽然她感到一丝惆怅，自己卖了半天，竟连一块糖也没吃上。她看了看空空如也的纸箱，咽了一口唾沫，沮丧地坐在了椅子上。“啊！糖，多么诱人。我差不多把你的味道忘了。”她想起了在家时，虽然也不经常吃糖，但总比牧区好些。那诱人的糖果，有苹果味、橘子味、菠萝味、奶油味。有时亲友去上海回来，还会带来上海特产——大白兔奶糖。此刻徐心池满脑袋都是关于糖的遐想。“得……”门开了，巴拉根又走了进来。面对牧主的儿子，徐心池没有主动和他说话，只是望着他，她以为他又要买什么东西。

“徐心池，你没吃糖吧？我……”说着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两块糖放在了三尺柜台上。“给你。”说完转身走了出去。徐心池呆呆地站了起来，她动了一下嘴，没说出话来。等她回过神来，确信眼前这两块意外飞来的糖果确实属于她时，她忘记了阶级斗争，她如同捕获珍宝一样，伸手把糖抓了过来，慌忙剥掉一块糖的纸，朝嘴里送去。就在糖离嘴一公分之遥的地方，她的手定格在了那里。我这是怎么了？竟敢吃——牧主儿子给我的糖。天哪，徐心池像甩烫

手的山芋一样，把糖扔到了过去。两块糖“啪啪”落在了对面的角落。徐心池微喘着气息，好像悬崖边勒住了马。“真危险！幸亏在这千钧一发之时清醒了过来。”她没有谴责自己，相反她被自己理智的回归感动了，为自己胜利地战胜了阶级敌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而独自庆幸。

那两块糖还静静地躺在那里，一块有纸的，一块没纸的。她每天都向那个诱人的角落望几眼，每当她要把它俩扫地出门时，总是又情不自禁地将笤帚转了回来，一种莫名的感觉涌向心头。它们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，没有尽到它们的本分，就被遗弃了，太可惜了。既然吃不得，或者偷吃了，心里会有犯罪感，倒不如让它们待在那儿，每天看上几眼，总不是什么过错吧？让它们自生自灭吧。于是，两块糖幸运地留在了那儿。

“啊！赵岩他们回来了。”

“你好！”

“你好！”大家互相握手问候着。

“江锋，辛苦了！”赵岩与江锋紧紧地握着手。

“太想你们了！”几位女生拉着孙红、白如玉、吴丽的手互相问候着、端详着，她们的眼圈涌出了泪花。

“我们也想你们。”孙红拉着刘爱武的手说。

“这些日子，都空了，我们也是刚剪完羊毛回来。”刘爱武抹了一下眼睛。

“哎呀，杨涛可把我想坏了。”马力一把拉住杨涛的手。

“真的？我不讨厌吗？”杨涛高兴地问。

“不，不讨厌了，不过时间长了可不一定。”

“啊！假的，骗我。”两人开着玩笑。

“副队长，丁旭怎么样？”马力问江锋。

“很好，我前几天去看了他。他还问你们什么时候回来，我告诉他就这几天。”

“我一会儿就去看他。哎，队副，你的马术又提高了吧。”

“我就知道你惦记着这个，放心，马王是你。”江锋笑道。

“老想你的马王宝座，这一点你恐怕别想超过他。”杨涛对马力悄悄耳语着。

“我才不想超谁呢，只要让我放马就行。”

“心池，你胖了。”孙红打量着徐心池。

“徐心池现在是咱们小卖部的经理了。”宋长白高声喊着。

“啊！太好了，徐心池的体质差，应该照顾。希望你今后多给我们进些好吃的。”马力在一旁说。

“你这个馋猫。”大家开心地笑着。

“孔卫东呢？”赵岩问。

“他现在正在菜地里。”

“走！我们去看看他。”

“卫东，卫东。”孔卫东蹲在菜地里正在锄着草，猛地听到喊声回过头来。

“卫东你好！辛苦了。”赵岩紧紧握着孔卫东的手。

“辛苦什么，你们回来了。”孔卫东擦着脸上的汗水。

“回来了，青年队又团聚了。”

“卫东，你怎么这么严肃，好像不欢迎我们回来似的，谁又惹你了。”马力拍着孔卫东的肩膀。

“去，去。”孔卫东笑着。

大家感慨地望着这片菜地，轻轻地踏着田埂朝里面走去。地没有辜负人的辛勤劳动，菜花绽放着诱人的香气，引来无数粉蝶翩翩起舞。豆角的藤蔓已爬上架子，一根根细长的绿条条像流苏一样在风儿的吹拂下喃喃细语，一棵棵西红柿的秧苗也孕育出它的果实，有的已泛出霞光般的红润。还有那一株株茄苗，黑紫色、浅紫色的小茄子躲藏在它的叶子里，如同少女蒙着面纱，让你看不清它的面庞。远处是一片朝天辣椒，像是草原的红花，它是那样鲜艳可爱，使你忘却了它让你毛发都竖立起来的辛辣感觉。黄瓜不像豆角那样密密麻麻，它均匀地分布在藤叶的上下左右，那鲜亮的小黄花吐着芳香，有的已经枯萎，被浑身长满小刺的月牙形的绿如翡翠般的“天使”取而代之。

“卫东，你太了不起了！”

“啊，徐经理上任，我来祝贺。”

“什么经理，别拿我开心了。”

“徐心池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。”

“什么呀？”徐心池看了马力一眼。

“咦，你怎么无动于衷，一点都不懂阶级友情。”马力打开了纸包，“你看！”

“糖！”徐心池脱口而出。

“吃吧，我买了不少。”徐心池拿起一块糖，剥去了糖纸放进了嘴里。“啊！好甜呀！”

“丁旭！丁旭回来了。”大家呼喊着一拥而上。只见丁旭手持套马杆，背上

背着画夹，从马上跳了下来。

“丁旭，你好！”

“你好，赵岩！”

“丁旭，来，套马杆给我。”江锋接过丁旭手中的套马杆。

“丁旭，我们想一会儿就去看你，没想到你来了。”赵岩说。

“我昨天做梦，梦到你们今天一定回来，所以就来了。”

“丁旭，你这么长时间不回来，赵岩他们一回来你就马上来了。”杨涛埋怨着接过丁旭的背包。“少了你，我们可热闹不起来了。”

“我可是犯过错误的人哪。马力呢，怎么不见他的人影？”

“他一会儿就出来了。”

“丁旭，你的信，昨天通讯员拿来的，还没来得及给你送。”江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信。

“噢，谢谢！”丁旭撕开了信封。

“丁旭，你的马画得怎么样了。”

“别急，先让丁旭喝碗水。”黄雪燕递来了水碗，丁旭接过水碗一饮而尽。

“快把你的画拿出来让我们大伙儿看看。”丁旭展开了画卷，“喏，看吧。”

“哎呀，画得真好，你看那马的神态、姿势，简直和老师画的一模一样。送给我好吗？”刘爱武说。

“送给你吧。”

“给我一张。”

“我也要。”

“这张，我要这张。”

“不行，这张谁也不给。这是我最得意的八骏图，准备……”

“准备干什么？上次去你那儿，我就看见你们哈那墙上挂了一幅八匹马的画。你是不是要偷偷送给某位？”杨涛煞有介事地说道。

“天那，你别冤枉我了，我可是清之又白。等下次回来，我给每个房间都画一张挂在墙上。黄雪燕，这张八骏图给你。”

“谢谢！”黄雪燕小心翼翼地接过了画。

“咦，丁旭，你刚才还表白，原来你们俩……”

“千万别误会，听我说，黄雪燕上次就让我给红星小学画一张画。这是给学校的，明白了？”大家愉快地笑了起来。

“丁旭，你不是还喜欢画人物画吗？怎么没有呢？”

“这个……我放在牧场，没带回来。”丁旭看了一眼站在外围的吴丽然后

说。“杨涛，你的作品呢，拿出来让我欣赏一下，还有你们几个的。”

“哎，什么作品啊，你不在，我们都停了。”郭子豪说。

“自你走后，好长时间没画了，我们只不过是胡乱涂鸦附庸一下风雅而已，唯有你将来才会当上大画家的。”宋长白笑道。

“我哪行啊，只不过爱好而已，画着玩罢了。”

“你呀，可是野心勃勃，就不要掩饰了。”

“快，别打扰他了，让他看信吧。”张秀春说道。

“还是书记心细。”丁旭打开信看了起来。

“马力！”丁旭一步跨进小卖部的门槛。

“丁旭！”马力迎了上去，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

“我正想去牧场看你呢。”

“嘴上说得漂亮，恐怕早就把我忘了吧。”

“哪能，我先和她说会儿话，一会儿就去看你，没想到还是你先跑回来了。”

“丁旭，快吃糖，你也好长时间没回来了。”徐心池将柜台上的糖捧了起来。

“你别，我能吃吗？”

“咳，你别言重了，女士优先嘛，我给你留着呢，等一会儿回去给你，刚才分了一些给大伙儿。”

“马力你可危险啊！”

“我危什么险？”丁旭凑到马力耳边小声嘀咕着。

“不不，我们是友谊，纯粹的革命友谊，革命的……”

“快看鸭鸭来了。”刘爱武指着。

“这是我们的鸭鸭吗？怎么变样了？”白如玉跑了过去。

“我们搞错了，这是一只白天鹅。”

“啊，白天鹅！”大家围了过来。只见它，一身洁白的羽毛，黄色的嘴巴，细长的脖颈，亭亭玉立在大家面前，小声叫唤着，不停地转动着它的脖颈，歪着头看着几张既陌生又感觉似曾相识的面孔。

“鸭鸭，不认识我了吗，你想想，是不是我把你从雨中救起的。”马力蹲下身，摸着鸭鸭的身体。鸭鸭不停地打量着这个人，突然它好像醒悟了过来，使劲地拍打着翅膀，展开了它美丽的羽翼大声地叫着。

“啊，它认出我来了。”马力一把将鸭鸭搂在了怀里。“鸭鸭，委屈你了，都怪我有眼不识泰山。”

“咱们给鸭鸭改名吧?”

“对，一只美丽的白天鹅，我们居然把它高贵的身份降到了鸭类，应该彻底平反，恢复名誉。”

“改个什么名呢?”大家互相议论着。

“依我看还是叫鸭鸭吧，这样显得亲切，名字只是一个符号而已。”

“对对，赵岩说得对!还是不改的好。它跟了我们这么长时间，已经习惯了我们叫它鸭鸭，如果改了名字，好像不是它了。”白如玉一边摸着鸭鸭一边说道。

“对了，泡泡一直没回来吗?”孙红询问身边的陈铃。

“前几天巴特尔回来，把它带来了。它在咱们门口转悠着，就是不肯走，泡泡肯定是找你，你和它处的时间最长。巴特尔好不容易把它唤走了。”

“泡泡，泡泡。”孙红的眼圈红了，轻轻地呼唤着这位莫逆的朋友。

“我也很想它。”张秀春说。

“你才和泡泡几天，我和它相处差不多四个月呢。”

“等我们去牧场看它。”孙红点点头。

乌兰河边，吴丽正在洗衣服。

“吴丽。”吴丽抬起头来。丁旭来到了她的面前，吴丽站起身来。“吴丽，我知道，你一定在河边。”这是他们上次在乌兰河边分手后第一次单独见面。一种久别重逢的欢愉溢于言表。“你和孙红刚走的第二天，我就回来了，听说你俩也去了旗里集训。天天盼望着见到你……们。”丁旭终究还是把“们”字说了出来。

“我们也盼望着早一些见到大家。”

“噢，对了，这幅画送给你。”丁旭展开手中的画。画面上，一个女子端着一只脸盆向河边走来，女子柳眉朱唇，粉颈酥胸，罗裙窄窄，玉袖盈盈。吴丽的脸一下红了，她低着头，那女子的面庞分明有些像自己。

“吴丽，我不知道你是否喜欢。”吴丽粉团着脸不敢正视丁旭充满深情的目光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
“太好了!这是我花了好几天时间才完成的。”丁旭将画叠起来，双手递给了吴丽。

“谢谢!”吴丽接过画小心翼翼地放入口袋里。

“不用谢，今后我会为你画更多的画。”两人坐了下来。

“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画画的?”

“很小，六岁。”

“那你父母亲一定是美术工作者了？”

“不是，我的邻居是一位画家，我是受了他的影响，开始喜欢上了美术。他说我在美术方面很有潜质，所以有意识培养我。”

“怪不得呢？你的那位启蒙老师是大家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他从来不提自己的过去，一般不与别人来往，大家都觉得他怪怪的。我母亲曾阻止我和他来往，可我已经深深地喜欢上了绘画。我和他在一起学画整整十年，每天放学，第一件事就是去他家和他学画。他家的画室很大，墙壁上贴满了画，什么画都有。他的马造詣很深，但他不仅限于画马，无论是人物、山水、花鸟他都很擅长。他还领我去户外写生：每当春天万物复苏，我们就到公园画春景图，夏季来临到海边画大海，秋天我们上白云山画美丽的秋景图，那漫山遍野的红叶，至今想起来让我心动。冬天放寒假，他就带我到乡下画雪景。他说等我长大了，带我到草原画马。可是前两年，他突然消失了，我曾多次打听他的下落，可是一点音信都没有，不知道老师究竟去了哪里。”

“所以你来草原寻梦来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一阵沉默。

“你的衣服脏了，脱下来我顺便帮你洗洗。”

“不用洗了，反正还会脏的。”

“你……真没见过你这样的。”吴丽笑了。

“我明天就回去了。”

“什么，不是待几天吗？”吴丽望着丁旭。

“江锋让我早点回去，那么多才出生的小马驹，那鲜嫩的美味，狼可是垂涎四尺了。”听着这位俏皮大王的话，吴丽忍不住笑出了声。这好像是她许久以来第一次开心地笑。

“哎……”杨涛的声音传了过来，吴丽急忙拿起盆里的衣服继续洗了起来。丁旭站起身来若无其事地哼着歌子。

“咦？丁旭，你怎么在这儿？”

“什么逻辑，我不能来河边吗？”

“不是，我是说你来河边干什么？”

“没有原因就不能来吗？”

“哎呀，大画家，别这么冲，我就是随便一问。”

“那好，我告诉你，散步赏景。看！这河边景色有多美多迷人。”

“噢，这美景良辰……”杨涛半张着嘴，看了一眼丁旭，又看了看吴丽，

眨了眨眼睛，“你该不会是要破坏队里的规矩吧。”杨涛半开着玩笑。

“杨同学，你管那么多干吗。她洗她的衣服，我赏我的景色，我们互不干涉，破坏了哪门规矩。多嘴！”丁旭给了杨涛一巴掌。

“嘻嘻，对，互不干涉。何必那么紧张，我逗你呢。”

39. 共产主义生活

晚饭后，大家自由活动。有的在室内打乒乓球，有的在外面打排球、羽毛球。天色逐渐暗了下来，大家意犹未尽地回了宿舍。

“杨涛。”马力趴在窗户上，朝里面摆着手。“出来一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杨涛走了出来。

“走！咱们去逗一逗孔卫东。”

“逗他干什么？我现在可是懒得闹了，再也不想得罪人了，我要……”

“行了，别装了，你跟我走吧。”马力拉着杨涛的胳膊，“这家伙这些日子心思全在菜地，过去看看咱们的孔总管搞些什么名堂。这几天他神秘兮兮的。”

“你可别惹火了他，上次他差点打了我。”两人边说着话边朝着营子西头那片菜地走去。

“咳，孔卫东一般不发火，你揭发他的老底，那人家不火吗？”

“那你们前些日子不是也吵起来了吗？”

“那是我不小心踩了地，地是他的心血。为了地他几乎不闲着。”

“那片菜地真诱人，什么时候才能吃上一口鲜脆的黄瓜啊。”杨涛这会儿来了情绪。

“快了，咱们和他一块分享一下即将丰收的快乐。这些日子晚上‘天天读’总算又松了些。本来嘛，搞得那么紧张。听说没？四新青年队，天天读到半夜，这么比起来，咱们头还行。”

“那他们白天还有精神干活吗？”

“据说干劲更足。”

“真神。”

“哎，丁旭，一走又是十天。”

“又想他了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我也想他，他不在没意思，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。”

“江锋说过几天他回来拿东西。”

孔卫东直起身子，望了望那一方方不同种类的菜蔬，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水，打量着一个碧绿的小黄瓜。心里想着，再过几天，就可以吃上黄瓜了，想到此，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，忽然他的心里掠过了一丝疑虑，“为什么这碧绿的瓜不叫绿瓜而叫黄瓜呢？”他不解地摇摇头笑了，然后又弯下腰继续忙碌着。

杨涛和马力两人悄悄摸进了菜地。

“他在哪儿呢？”杨涛四处望着。

“他一定在豆角地或者黄瓜地里。”两人猫着腰走了过去。突然一阵刷刷的声音传了过来。

“就在那儿。”

“嘘，别出声。”朦胧中他们看到了前面蹲在地上的孔卫东。他低着头，背对着他们，胳膊不停地动作着，两人疑惑地对视了一下。过了一会孔卫东站了起来，穿到了前面另一条垄行。

“他搞什么名堂？走，过去看看。”两人屏住呼吸，猫着腰向前蹭去。

“谁？”孔卫东听到了动静，站了起来，四处张望着。两人蹲在地上，一动不动，连大气也不敢喘。“这些个鬼兔子们！”孔卫东喝道，他以为又是兔子来糟蹋劳动果实。马力捂住嘴，生怕笑出声来，孔卫东继续劳作。两人靠近了孔卫东刚才蹲的那个地方。

“没什么呀，他干吗在这儿磨叽了半天？”

“是啊，明明他蹲在这儿搞名堂，怎么却不见名堂在哪儿？”两人看着眼前这片茂密的黄瓜叶蔓奇怪着。

“说不定奥妙藏在里面。”马力把手深进了瓜叶中乱摸着。“唉，你看这个，”马力从叶丛中掏出了一个大黄瓜。只见它通体光溜溜的，很饱满。“孔卫东说黄瓜还得长些日子才能吃。这个大瓜足可以吃了。”

“来，我们一分为二，不吃白不吃，白吃谁不吃。”杨涛咽着口水。

“别，等等。”马力打量着这个稍与同类不同的黄瓜，“这其中难道有什么玄机吗？”

“等什么，一会儿让他发现了，就别想了。”杨涛从马力手中拿过黄瓜，就

在两人交接时，瓜藤牵扯了出来，“这是什么？”只见瓜藤上，一个布条现了出来。

“白布条？他这是搞什么特务活动？”

“你看上面还有字，”两人满腹狐疑地借着蒙蒙的光亮看着，只见上面写了一个字：“种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马力疑惑地看着杨涛。

“这，这。”杨涛被这一个字的词搞懵了，更是不解其详。

“种，种什么，这不都种上了吗？”

“种种种种种”杨涛一连念了五个种，最后一个跑了调，念成了三声。

“对，是种，种子，留作明年的种子。”杨涛和马力终于明白了，明白了孔卫东的苦心。他们心里涌起了一股热流，他们被感动了，“卫东，我们的好伙伴。”杨涛将黄瓜轻轻放了回去。

孔卫东隐约听到了什么，迅速跑了过来。“原来你们俩？来捣乱哪？”

“不不！卫东……我们看到你的杰作了。”马力语无伦次地说。

“你们到底动了那个黄瓜？”孔卫东急忙走到两人身后，拨开叶子，只见那个黄瓜仍安然无恙地挂在那儿。孔卫东松了一口气。

“再不许动它，我看它的个头大，就把它留作明年的种子。现在还没成熟，我怕不小心被摘了。”

“卫东！”杨涛的声音有些变调。

“卫东，你辛苦了！”本来想和孔卫东开个玩笑的马力，已全无心思开玩笑。三人坐在田边，默默无语地看着眼前的一畦畦菜地。

“等明年。”孔卫东自言自语道：“我想把菜地扩大，让牧民也吃到咱们种的菜。”

“卫东，我们一起干。”

今天，青年队收获了八大筐土豆，同学们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，大家七手八脚将土豆抬进了厨房。孔卫东牵来了一只大绵羊，这回他可顾不得炫耀他的杀技和勇敢了，三下五除二，就把羊杀好了，女同学将土豆刮了皮和肉燉了一大锅。

“开饭了！”刘爱武的声音里充满活力，她又回到了炊事员岗位，她现在一个人做着十几个人的饭。大家津津有味地吃着自已出产的菜肴。

“真好吃，我们好久没吃菜了。”

“是啊，今天吃个够。这土豆，长的又大又面，真香，纯粹是黑土地的土

豆。”大家开心地边说边吃着。

“多亏卫东细心照料。”

“不，不，这是大伙的功劳。”孔卫东一边谦虚地说着，一边端着碗离开了桌子。“怎么样，我早就说了，让大家过上共产主义生活。”

“对！对！共产主义来到了，我们提前了。”杨涛满嘴流油地说。

“卫东这回你可没骗我们。”

“是啊！是啊！应该给卫东嘉奖。”

“哎，我说孔卫东同学，你这是共产主义生活吗？我怎么觉得变味了，你想篡改吗？”宋长白端着碗离开饭桌走到孔卫东面前。

“怎么变味了？”孔卫东瞪大了眼睛，大家也纷纷转过头来望着他。

“这不是共产主义生活吗？土豆烧牛……嗯羊。”牛字拖成了没有底气的长颤音。最后的羊字一出口，马上停顿住了。大家开心地大笑着。

江锋站起身来说：“这不能怪卫东，是卫东太激动了，杀错了，把羊当成了牛，我认为前面应该加一个字，准字，准共产主义。”

“对对！准共产主义！”

“亚共产主义！”

“小共产主义！”

“孔大后勤，是不是我大队的牛让你给吹跑了。”

孔卫东抓起一块肉就往宋长白的嘴里塞去。

赵岩站了起来说道：“同学们！孔卫东同学利用业余时间照料菜地，使我们的蔬菜获得了大丰收，我建议大家鼓掌对他表示感谢！”大家发出了由衷的掌声。“再过一段时间我们还有别的菜吃。卫东说，明年要把那片地扩大一些，多种一些，让牧民也吃上菜。大家说行不行？”

“行，没问题！”又一片掌声。

“真热闹。”

“啊！海军，海军回来了。”

40. 海之恋

“早点回来!”牧民们望着返城探亲的青年们。

“知道了。”同学们挥舞着双手，带着牧民们赠送他们的草原特产，怀着一腔思乡之情，踏上了南下的归途。

海岸边聚集了无数的游泳者。

“马力，你看那不是杨涛吗。”丁旭手指着海面对马力说道。“嗯，是他，嘿!他来得比我们还早。杨涛……杨涛……”马力喊着。

“啊!你们来了。”杨涛游到了岸边仰视着岸上的两位牧友。

“杨涛，你来的够早的，这么积极?”丁旭说。

“当然，我是最早的，你们看那边，孔卫东、江锋、宋长白他们。”

“嘿，我俩迟到了。”

“你看那边还有呢。”丁旭和马力朝着杨涛手指的另一个方向。

“啊，她们也来的这么早。”

“是啊，女生一点也不比我们差。我刚来一会儿，她们就来了。她们是要捞回一年没游泳的本儿。夏天回来干什么，不就是为了游泳?哪能放过一时一刻，下次还不一定什么时候回来呢，我准备天天游。”说着杨涛返身而去。

“大海啊，我的故乡，我回来了!”马力说着，一头扎进了海水中。

孙红和陈玲游上了岸。两人趴在沙滩上，尽情地享受着海滨夏日的阳光。

“时间太快了，不知不觉下乡一年了，一年没游泳了，这是自会游泳以来间隔最长的时间。过去哪个夏天和秋天不是在大海里度过的。孙红，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们学游泳的情景?”

“小时候的事情怎么会忘了。”孙红好像又回到了少年时代。记得二年级暑假她和陈玲开始学游泳，那天她们不约而同买了游泳衣，自己先去了游泳池，陈玲后到的。两人在水里相见时高兴极了，互相打量着对方。原来她们的游泳衣是一模一样的，都是天蓝色带白点全身有松紧带的那种式样，好像事先约定好了似的。有一天陈玲说会游了，可把自己急坏了。一块学的，陈玲会了自己不会多丢人。陈玲几次催该走了，当时自己真生她的气，你学会了就要走。其实那天确实太晚了，游泳池要关门了，就剩下几个大人，要不是工作人员催，

自己还不肯走。后来陈玲把她学游泳的体会告诉了自己，果然自己也很快学会了游泳。那个时候多开心啊！但有时她们也免不了发生一些吵嘴斗气的事，甚至有时还不说话，小姑娘嘛在所难免。但毕竟是小姑娘，过几天就和好如初。有一次她和陈玲闹别扭，近十多天不说话，气消后两人都想和好，可又碍于情面，怕对方不理自己，眼看就要放暑假了，再不说话，就会影响假期出去游泳，那天放学她从桌子里拉出书包，一只折叠的纸片掉在了地上，她弯腰拾了起来，这是一个折叠成“4”字形的纸条，上面写着：“请你偷看看。”她迅速打开纸条看了起来，“孙红，我向你道歉，希望我们和好，如果你还不理我，我就再也不理你了！陈玲。”她被陈玲最后带有威胁的字句吓了一跳，她抬起头来，看到站在门口低着头的陈玲，她的眼睛湿润了，匆忙跑了过去，那一刻两人都哭了。多少往事，现在想起来好像就发生在昨天。少年不更事，天天盼着长大，可是如今长大了，却又有了烦恼。

“哎，赵岩怎么没来？”陈玲打断了孙红的思绪。

“听说他要利用假期帮助李斯特找他的母亲。”

“赵岩虽然严格，对那件事情毫不留情，但他始终同情李斯特。可是江锋到底是个什么人，为什么他总和别人不一样。”陈玲看着孙红，孙红望着海面没说话。“哎，你怎么不说话？”

“你看杨涛，别的事落在后面，游泳真积极。”孙红转了个话题。

“他最近好多了。你熬奶茶了吗？”

“别提了，味道不对，不好喝。也许是我们的茶不对，茶砖和茶叶味道不一样，下次回来，一定带块茶砖回来。”

“这次看到张明惠，她和我说了，她后悔没和我们去。我告诉她很艰苦，她不吱声了，也不知道是真的想去还是假的。”

陈玲朝汽车站台急匆匆走来。

“陈玲。”白如玉挥动着手。陈玲跑了过来。

“等你半天，秀春呢？”孙红问。

“她刚才到我家告诉我，她不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不是说得好好的吗？”白如玉问。

“她说游泳池小，就我们这些人，她的游泳衣太那个，怕男生看见，不好。”

“太哪个？”

“太突出了。我劝了她半天，可她铁了心就是不来，说一会儿去海里游。”

“她呀，总是这样，这也怕，那也怕，真封建，不都一样吗？”

“不一样，咱们的游泳衣全身有皮筋，一个个小泡泡，可以掩盖一下，她是针织的，确实有些太露了。”陈玲解释着。

“那几个人呢？心池、爱武她们也不去吗？”孙红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如果她们也不去，那我也不去了，直接去海里游。”

“对，干脆我们去海里游吧。”陈玲说。

“对，去海里。”吴丽说。

“你们真让人受不了。”白如玉生气地说道，“去海里游，随时都可以。基地游泳馆一般不对外开放，这次是王海军爸爸特意为我们联系的，就今天一次，我们都不去，那多不好。而且你们不想练练跳水吗？海里哪能跳水？再说咱们可以和他们分开游，离远些不就可以了吗。最起码陈玲你应该去，你还是医生呢，也那么封建。”一辆公共汽车停在了站台，“哎，车来了，你们不去，我去。”白如玉说着毅然登上了车。三位女生对视了一下，随即也登上了汽车。

游泳馆里水波荡漾，池清见底。

几位男生如蛟龙戏水，一会儿钻入水中，一会儿探出头来。

“啊！久违了！”江锋站在二层跳板。下面的人仰望着他。突然他一个腾跃，在空中360度翻身垂直进入水中，顷刻一股浪花涌起。“好！”男生们鼓起掌。很快，他浮出了水面。“真舒服啊！”

“哎，这与骑马的感觉有什么不同？”郭子豪游了过来。

“不知道。”确实，他说不清骑马与跳水的感觉差别在什么地方，但他知道它们的共同特点是：只有勇敢者才能享受到那令人骄傲的兴奋。

“上去试试，不试怎么知道。”马力游了过来。

“我目前跳水还不行。”

“哇，文豪，你看我的，我给你来个空中飞燕。”马力登上了跳板。男生们仰头观望着。只见他如燕般在空中飞下，斜着穿入水面。

“好！马力。”

女生们在更衣室换着泳装，“哎，吴丽快点，就等你了。真是个不折不扣的慢半拍。”孙红说。

“你们先去吧。”白如玉为吴丽系着游泳衣的吊带。

“那我们先走了。”几位女生身着各色泳装跳入游泳池的另一端，她们尽情地享受着海水的亲切与拥抱。孙红身着一件红色泳装，在水中特别显眼，泳装将几位少女的优美身材完全展现出来，如出水芙蓉一般娇美。

“爱武，你老说你胖，其实你根本不是胖，是丰满，这次我才知道，别人